蜀山劍俠傳/1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一三回　美仙娃失機靈玉崖　啞少年巧得玄龜劍

下一回▶

先聽那瘦子對他同伴說道：「米道兄，你知我因在黑海採千年珊瑚，無意中救了玄天姥姥的外曾孫黃璋，承他傳我向玄天姥姥學會的七禽神術，從來算無一失。當初我原說溫玉雖好，一則沒有崑崙、峨眉、華山、五臺諸派的三昧真火，不能化石如粉；二則不將後洞打通，不能知道藏寶之所，待洞一通，你我的對頭便會出現。你偏不聽，硬說當年偷看了長眉真人遺簡，溫玉該在此時發現，另有能人開石取寶，臨時出了變故，祇須知道底細，臨機應變，手到拿來。我素常謹慎，怎樣勸說也強不過你。又爲若得了溫玉，便尋得出青索劍的線索之言所動，纔商量好一個盜玉，一個盜劍，同來此地。當時如依我，你先進去探看，也不至連我也失陷此地。如今被他收去法寶，破了飛劍，強逼着我二人做他的奴隸，打扮得大人不像，孩子不像。休說見着同道，即使將來法寶盜回，脫身逃走，傳將出去，也是笑話。」

那姓米的聞言，嘆了一口氣，答道：「劉道兄，事到如今，埋怨也是枉然。憑良心說，我二人並非善良之輩，可是一到他的手內，纔覺出世上惡人還多。這還是長眉真人的火雲鏈，尚未被他弄斷。他的元神，尚未煉得來去自如，憑他用盡心力，離不開洞前五里方圓。山中猩、熊，已被他害死過千。現在因要採取生魂，煉陰魔聚獸化骨銷形大法，用得着，還不去說他。起初沒打算火雲鏈如此難破，還在想元神脫出，採用童男童女祭鍊之時，每回捉到猩、熊，總是當時一齊弄死，略吸一點血便丟開，一任猩、熊宛轉哀

號，休說放走一個，從未看他變過臉色。又要逼我們做他徒弟，又不放心我們。每次命我們出去擒捉生物，總是用他多年在石穴內採取的千年地煞之氣煉成的黑煞絲，將我們套住，以防我們逃走。他卻不知我們千辛萬苦煉成的法寶，俱已被他收去，如不還給我們，叫我們走，我們也不願意。後來猩、熊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漸漸沒有蹤影，他卻說我們不願他煉成法寶，一意凌逼我們。可他這般兇惡，還有登門拜師的。那孩子一身仙骨，別說他，連我看了都愛，那種好質地，又值各派收徒之際，何愁沒人物色，偏投到他的門下。我以爲他見了必定不懷好意，也不知那孩子和他說了些甚麼，居然他頭一次開了笑臉，並且非常寵信。我們得道多年，還得受那孩子節制，每次都由那孩子去探出猩、熊所在，算準了里數、方向，纔命我們套了黑煞絲，前去尋找。我們像狗一般，被他套來套去，一些不能自主。今早捉猩、熊時，好容易連白眉和尚的神鵰也都困住，還有那隻神猿。不料飛來一個紅衣女孩，用一道紫虹，斬斷黑煞絲，破去他的造孽葫蘆，硬將那一羣猩、熊彰明昭著地公然救走。我好心好意要跟蹤探個下落，那孩子卻說早晚猩、熊還可尋找，你二人卻休想借此逃走，也不敵那女子，立逼我們回洞。我早看出那孩子心懷叵測，藏有深意，若論他的性情，絕不會和他一氣，這一來越發可疑，果然他回去編了好些謊話。若不是念在他往時講情好處，幾乎想給他明說出來。總算他一聽那道劍光形如紫虹，祇有喫驚，沒有遷怒於人，還是萬幸。那玉被他終日擎在手上，我們挨近身前便倒。雖說每日黃昏前後與天明前後，有個把時辰回死入定，有那孩子在側守護，也難近身，要想盜玉，更是休想。早晚他元神煉就，他道一成，我們便死無葬身之地了。」

那姓劉的答道：「你莫多慮，適纔我又私下占了一卦，甚是不祥。我們身在虎穴，固是不好，可是他的劫數，也快到來，眼前有一厲害陰人與他爲難。早上所見紅衣女子，定非尋常。最奇怪的是，卦象上現出昨早捉來的百十隻猩、熊，竟是他莫大的隱患。我們平時是怕他發覺追趕，祇須乘他不利之時，冒險闖入他以前潛伏的石穴，盜了自己寶物逃走便了。」

英瓊聞言，纔知這兩個矮子，不是妖屍本來黨羽，出於暴力壓迫，爲他服役，心中並不甘願。連另外一個孩子，也都未必和妖屍一氣。無形中要少卻多少阻力，頗爲心喜。不過溫玉現在妖屍身旁，片刻不離，誰都不能近身。這兩個矮子，雖不知他們道行如何，聽他二人說話語氣，也非弱者，竟被妖屍制得行動不能自由，妖屍本領厲害，可以想見。下手盜玉，絕非易事。且喜已從二人口中得知妖屍黃昏、黎明前後，有一兩個時辰回死，這二人已抱了坐山觀虎鬥之心，祇須制得住那妖屍寵信的少年，便可下手。此時想是妖屍回死之時，所以這二人在洞前這般暢言無忌。適纔趕走的少年，如是他們所說的孩子，

正好趁此時機，前往洞內探個明白。祇是自己不會隱形之法，如要出去，又恐被這兩個矮子覺察，到底有些不便。

正在委決不定，猛然靈機一動：「現放着兩個絕好內應，何不現身出去，和他二人說明？不提盜玉之事，祇說奉了長眉真人遺命，來此除妖，情願助他二人盜寶脫身，叫他們說出那孩子詳情，諒無不從之理。」想到這裏，纔要舉步走出，忽聽洞內傳出一陣異聲。那兩個矮子一聽，立刻現出慌張的神氣，互相拉了一把，一言不發，起身便走。同時洞前一點烏光，從空飛墜，現出適纔所見青衣少年。纔一現身，便指着那兩個矮子直比手勢，口中喃喃，單見嘴動，不見出聲。那兩個矮子好似和他分辯，隱約聽見「師父入定，我二人因洞中煩悶，又以爲你在洞中守護，出來閒眺，並未遠離」等語。那少年仍是戟指頓足，比說不休。英瓊已看出矮子所說的孩子，果是適纔所見少年，不由又增了幾分膽氣。看神氣甚是向着妖屍，他這一次又和自己想定的主意作梗，心中有氣，暗罵：「看你一表人才，卻去做那妖屍手下鷹犬！何不趁此時機，將他除去，去了妖屍爪牙，乘機入洞，除妖盜玉便了。」隨想隨即將手一指，一道紫虹，直往少年頂上飛去。

那少年猛不提防，大喫一驚，知道厲害，一面仍用那烏光迎敵，一面往洞中退走，兩手不住朝着英瓊連揮。那兩個矮子，早一道黑煙直往洞內飛去。英瓊也不明白那少年揮手用意，趁妖屍未醒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緊緊追逐不捨。那少年見英瓊進洞，滿臉現出驚疑之容，不住比手頓腳。英瓊也不理他，追入洞中一看，洞門依舊，裏面景物已非昔比。以前所睡的大石，業已不知去向。當中石壁上，開通了丈許寬的門戶。滿洞血肉狼藉，猩、熊殘肢碎骨到處都是，腥氣撲鼻。這時那少年已從石門中退入，英瓊跟蹤追進。裏面已開出一個天井，方圓約有數十丈。庭心有一株大可十抱的枯樹，年代久遠，已成石質。放眼左右，石室紛列，玉柱丹庭，珠瓔四垂，光怪陸離，美麗已極。到了這裏，那少年越發情急，拼命運用玄功，迎敵英瓊飛劍，手裏直比，不到萬分無奈，不肯退後一步。英瓊早變了先前主意。暗想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這啞少年又非自己敵手，既已顯露形迹，樂得追到妖屍存身所在，乘他未醒時，將他除去，豈不一舉兩得？」

正在舉棋若定之際，忽見那少年臉色慘變，猛覺腦後微微有一絲冷氣，那少年突地將手一指那道烏光，身子從旁飛縱出去。英瓊見那少年竟然不顧危險，離卻劍光護庇，身子往側縱開，暗罵：「不知死的妖孽！」剛要指揮紫光放出毒手，取那少年性命。英瓊先前迎敵方酣，又知妖屍未醒，那兩個矮子心有異圖，不會前來助戰，並未留神到腦後那一絲冷氣。就在用紫光追逐少年、側身轉眼的當兒，猛覺腦後寒毛直立，打了一個寒噤。情知有異，連忙回身一看，不由喫了一驚。祇見離身三二尺遠近，站定一個形如骷髏的

怪人。頭骨粗大，臉上無肉，鼻塌孔張，目眶深陷，一雙怪眼，時紅時綠，閃閃放光，轉幻不定。瘦如枯木，極少見肉。胸前掛着一團紫焰，渾身上下烏煙籠罩。走路如騰雲一般，不見腳動，緩緩前移。正伸出兩隻根根見骨的大手，往英瓊頭上抓來。英瓊兀自覺着心煩頭暈，寒毛倒立，激靈靈直打寒戰。知道妖屍出現，想起飛劍傳書之言，自己恐不是他的對手，不敢再顧殺那少年。少年劍光也非弱者，誠恐腹背受敵，連忙將手一招，招回劍光，護住全身。百忙中一看那少年，業已收劍旁立，面帶憂容，並未上前助戰。英瓊若趁此時遁走，本來無事。無奈素常好高，貪功心切，總以爲紫郢劍萬邪不侵，目前已煉得身劍合一，即使不能取勝，再走也還不遲。祇這恃強一念，幾乎命喪妖窟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英瓊放下少年，飛劍直取妖屍。眼看紫光飛到妖屍頭上，那妖屍忽然一聲獰笑，從頭上飛起一條紅紫火焰，直敵紫光。一顆髏骷般的大腦袋，撐在細頸子上，如銅絲鈕的撥浪鼓一樣，搖晃個不停。那紅紫火光宛如龍蛇，和英瓊紫光絞在一起。舞到疾處，有時妖屍頸上也冒起火來，燒得他身上綠毛焦臭，觸鼻欲嘔。那妖屍滿嘴獠牙，錯得山響，好似他也怕火非常。祇不知他自己煉的法寶，何以用時連他本人也要傷害。似這般相持了個把時辰，漸漸那條紅紫火光被英瓊劍光壓制得芒煙銳減，那妖屍卻怪笑連聲。英瓊暗忖：「原來妖屍不過如此，除了那條火光，並無別的本領。」正在心中高興，猛聽兩個矮子在暗中說道：「你看師父頸上的火雲鏈，祇要一被這女子的紫光燒斷，便可出世了。」英瓊一聽，猛想起適纔在洞外所聞之言，那道火光便是長眉真人的火雲鏈。怪不得妖屍忍受火燒，也不用別的法寶和自己對敵，原來是想借自己紫郢劍，去破火雲鏈，他好脫身。若不是這兩個矮子從旁提醒，險些上了妖屍的大當。這妖屍本就兇惡，火雲鏈一去，更是如虎生翼，那還了得。但是既不能用飛劍除他，難道和他徒手相搏不成？就在這稍一遲疑之際，那妖屍好似欣喜萬狀，怪笑連聲，跳躍不停。頸上火光逐漸低弱，眼看就要消滅。英瓊一見不好，連忙將手一招，剛要將劍光收回時，那妖屍已似有了覺察，未容劍光退去，倏地將長頸一搖，口中噴起一口黑氣，催動那條火光，如風捲殘雲般飛將上去，裹住紫郢劍光尾祇一絞。英瓊收劍已來不及，耳聽錚錚兩聲，紫光過處，將那條整的火光絞斷，爆起萬千朵火星，散落地面。英瓊情知火雲鏈已被紫郢劍絞斷，好生後悔。同時那妖屍早狂嘯一聲，破空飛起。英瓊不識妖屍深淺，見他想逃，惦着那塊溫玉，一時情急，忘了危險，竟將手上紫光一指，朝空追去。

紫光昇起，約有二三十丈。英瓊正待跟蹤直上，猛覺腦後寒風，毛髮直豎。急忙回身，又見一個妖屍，與前一個一般無二，周身黑氣環繞，直撲過來，離身不過數尺，便覺腦暈冷戰，支持不住。知道中了妖人分身暗算，收回劍光護身，已來不及。當此危機一發，

忽然急中生智，猛想起昔日與若蘭同赴青螺，芷仙一人留守峨眉凝碧崖，心中害怕，若蘭曾傳芷仙木石潛蹤之法護身，自己當時好奇，將它學會，從未用過，如今事在危急，何不試它一試？當下一面將身縱開，百忙中竟忘了收回紫郢，心中默唸真言，就地一滾，剛要將身形隱起，對面妖屍已噴出一口黑氣。總算英瓊一身仙骨，稟賦過人，逃避又快，雖然沾受一點妖氣，立時暈倒，身已隱去。那妖屍原知紫郢劍來歷，拼着忍受痛苦，借它斷了火雲鏈後，知道敵人有此異寶護身，絕難擒到。且喜鎖身羈絆已去，便將元神幻化，先將紫郢劍引走，然後趁敵人身未飛起，從她身後暗下毒手。偏偏英瓊十分機警，竟自避開，將身隱去。妖屍也看出敵人用的是隱身之法，必然尚在旁邊。因爲不知敵人本領虛實，又因敵人既然身帶長眉真人當年煉魔的第一口寶劍，必是峨眉門下嫡傳得意弟子，不論來人功行如何，就這口飛劍先難抵擋。明知敵人尚在洞中受傷未去，顧不得擒人，不如趁她暫時昏暈之際，來一個迅雷不及掩耳，先使用法術將她困住，將那口寶劍隔斷，然後用冷焰搜形之法，慢慢將她煉化，以除後患。英瓊纔一隱身，妖屍便口中唸唸有詞，黑氣連噴，頃刻之間，地上隱隱起了一陣雷聲過去，偌大山洞，全變了位置。妖屍知道紫郢劍通靈，外人無法收用。敵人已被自己用玄天移形大法困住，除了即時鑽通地竅，不易脫身。仍回地穴之內，去煉那冷焰搜形之法。不提。

且說英瓊當時覺着一陣頭暈眼花，渾身冷戰，倒在就地，耳旁祇聽雷聲隱隱，身體宛如一葉小舟在海洋之中遇見驚濤駭浪一般，搖晃不定，昏沉沉過了好一會兒。所幸生具仙根，真靈未泯，心中尚還明白。強自支持，坐起身來，從身畔取出靈雲給的丹藥，嚥了下去，纔覺神志清醒。猛想起那口飛劍還未曾收回，知道那劍是通靈異寶，除了自己，別人無法駕馭。即使勉強收了去，一經自己運用吐納玄功，一樣可以收回。誰知連用幾次收劍之法，毫無影響，猜是入了妖屍之手，這纔着急起來。再看四外，都是漆黑一片，彷彿身在地獄。用盡目力，也看不出是甚麼境界。又過了一會兒，雷聲漸止，已不似先前天旋地轉，癡心還想逃出。後來見無論走往何方，俱如鐵壁銅牆一般。飛劍在手，尚可勉強想法；利器一失，更是束手無策。情知已被妖法困住，不能脫身，直急得渾身香汗淋漓，心如油煎。正在無計可施，忽聽四壁鬼聲啾啾，時遠時近，憑空一陣陣冷氣侵來，砭人肌骨，地底也在那裏隆隆作響。先還可以禁受，幾個時辰過去，漸漸凍得身搖齒震起來。那鬼聲越聽越真，現出形象，英瓊知難抵禦，祇索性仍用那木石潛蹤之法，避個暫時。叢叢綠火中，隱隱看見許多惡魔厲鬼，幢幢往來，似在搜尋敵人。那地下響聲，更如萬馬奔騰，轟隆不絕，聽了心驚。英瓊強忍奇寒，咬緊牙關，如捉迷藏一般，與這些惡鬼穿來避去。有時避讓不及，身微挨近綠火，愈發冷不可當。

似這般避來躲去，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。忽又聽到遠遠妖屍怪嘯，那冷氣好似箭鏃一

般直射過來。先還是稀稀落落，後來竟似萬弩齊發，由疏而密。漫說是黑暗之中，就在明處，任你天生神目，遇見這種無形的冷箭，也叫你無法躲閃。英瓊被這冷箭射到身上，宛如利鏃鑽骨，堅冰刺面，又冷又疼。覺着東邊冷箭射來得密，便躲到西邊，西邊密，又躲到北邊。一方面還得避着那些鬼火魔影，到處都是危機。似這樣在這不見天日的幽暗地獄中矇頭轉向，四面亂撞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一會兒妖屍怪聲越來越近，雖仗有法術隱身，究不知能否瞞過敵人眼目。再加魔鬼寒颸，無法抵禦，地下響聲大震，更不知妖人鬧的甚麼玄虛。時候一多，實覺支持不住，眼看危機頃刻，就要凍得痛暈倒地。忽聽山崩地裂一聲大震過去，接着又聽萬蹄踏地之聲，轟隆四起。正在驚心駭目，以爲死在眼前，猛覺一股溫熱之氣，由前面襲來。那些冷箭寒飆，也如一陣狂潮，從身後涌到。英瓊一個抵擋不住，撲地跌了一跤。昏瞀驚惶中，覺着背上吹過一陣颶風，勉強將身站起，冷箭已息，祇剩四外綠火，仍在閃動。陣陣暖風從側面吹將過來，奇冷刺骨之餘，被這暖風一吹，立時覺得百骸皆活，如被重棉，舒服了許多。起初不明究竟，還在驚疑，正趕上一大叢綠火湧來，英瓊當然回身就跑。剛一回身，便見黑暗中有數十點藍光閃動，先又疑是鬼魅妖火。忽聽那藍光叢裏發出怪獸吼聲，聽去甚是耳熟，留神一聽，地下大響漸止，祇剩蹄聲騷動。不但那吼聲和馬熊相似，同時還聽到神鵰也在不遠的高處長鳴，猛然靈機一動。暗想：「妙一夫人飛劍傳書，曾說馬熊要助自己成功。適纔聽那一聲大震，便覺冷氣全收，暖風襲來。莫非那些馬熊尋來，將這陷身的妖穴攻穿麼？事已至此，祇得冒險一試。」便向那有藍光之處跑去。身臨切近，已聽出馬熊咻咻鼻息，心中大喜，不由失聲說道：「我李英瓊被妖法困住，你們若是馬熊，急速領我逃了出去！」一言未了，那些藍光果然紛紛後退。恰好有一個馬熊回身時節，一條長尾正掃到英瓊身上，英瓊順手一抓，毛茸茸地抓了個滿手。料無差錯，連忙隨了這羣馬熊就跑，祇聽巨蹄踏地，吼嘯四起。前行沒有幾步，便見最前面藍光下落，聽到馬熊縱落之聲。英瓊恐有差池，看準藍光落處，縱將過去一看，下面是一地穴，彷彿有亮光從外透進。正待也將身隨着縱下，忽聽身後馬熊悲鳴，奔騰跳躍，擁將過來。英瓊忘了自己有法術隱身，馬熊雖能暗中視物，怎能看見自己，一不留神，被馬熊一撞，撞落穴底。百忙中回頭一看，身後還有十幾點藍光，業已隨着慘叫，不復再有聲息。那許多綠火魅影，正飛也似往穴口撲來。

原來妖屍想在他潛伏的地穴之內，先使妖法，驅遣魔鬼，想要生擒敵人，好久沒有結果。算計敵人絕未被妖氣噴倒，仍然隱住身形，擒她不了。此女不除，隱患無窮。把心一橫，拼卻自己不能享受，玄功入定，再使那冷焰搜形之法，想將英瓊活活凍死，已經過了兩天一夜。卻未料到英瓊多服靈丹仙果，已有半仙之體，雖然難以支持，末後又被馬熊攻穿地竅，破了冷氣。那些魔鬼也頗厲害，雖擒不了英瓊，卻能循聲追迹。英瓊不該情急

失聲，被魔鬼追將過來。英瓊已經逃脫，祇苦了後逃的七八隻馬熊，白白送了性命。

英瓊一見魔鬼追來，知道不妙，正要往那有亮光之處逃跑。忽然頂上剝啄一聲大響，一道紫虹自上而下，紫光影裏，照見一塊大石，連着上面天光，直射下來。外面鵰鳴分外清晰。英瓊認得是自己的紫郢劍，不由喜出望外，連忙將手一招接住。這時上面鬼火魔影，也在那裏紛紛下投，直嚇得下面馬熊亂撞亂叫，走投無路。英瓊飛劍在手，膽氣一壯，因爲鬼火已快臨近，驚弓之鳥，原祇想護身逃走。誰知紫光纔一出手，近身魔火宛如寒冰投火，一見消散。接着又聽遠處妖屍嘯聲，上面魔影全都蜂擁退去。英瓊聽到外面神鵰鳴聲越急，知它通靈，必是在喚自己逃走。忙駕劍光，飛身上去一看，立身之處，正是妖屍洞前一塊石地，陷身石穴，雖然寬大，高祇丈許。那些馬熊，約有四五十隻，也都奔縱上來，祇管四望叫嘯，並不往身前走攏，似在尋找甚麼。猛想起自己還隱住身形，連忙收了法術，現出身來。神鵰早已註定紫光，翩然降下，一見主人無恙，不住昂首長鳴示意。此時英瓊雖脫虎口，尚在險地，覺着周身痠痛，四肢麻木。又見神鵰用嘴緊扯衣袂，情知不是妖屍對手，要想盜玉，還得略微將養再來。正待乘鵰飛走，忽見那些馬熊一齊圍攏上前，伏地哀鳴。適纔全仗它們攻穿地穴，纔得脫身，丟下它們而去，必然死於妖屍之手。欲待似前次救走，勢又不能。正在爲難之際，一眼瞥見黑煙起處，妖屍已從洞中飛身出來。神鵰越發用力銜扯，似催英瓊趕快逃避。兩下相隔，原不甚遠，眼看黑煙快要飛到跟前。英瓊一見勢在緊迫，紫郢劍失而復得，有了前車之鑒，不敢再使飛劍離身上前迎敵；又加這些馬熊於己有恩，棄之不仁，祇得勉強用劍光護住全身，相機進退。

那妖屍一見紫郢劍仍在英瓊手內，大喫一驚，正要施展妖法取勝。英瓊見妖屍忽然停步，周身冒起黑煙，轉眼之間，又是天旋地轉。知道再如不走，難免又蹈先前覆轍，玉石俱焚，將身飛上鵰背。倏地晴空一個大霹靂，夾着數十道金光，從天下射。未及看清來歷，便覺眼前一片漆黑，耳旁呼呼風響，身在鵰背上，彷彿騰雲駕霧一般。以爲又被妖法陷住，忙運玄功，兩手緊抱鵰背，將劍光舞了個風雨不透。過沒有多大時候，倏地眼前一亮。定睛一看，自己仍騎在鵰背上，並沒飛動，存身之處，已換了一個境界，妖屍不知去向，面前一片大梅林。雖然五六月天氣，早過了梅花時節，老幹槎椏，綠葉濃蔭，鳴禽上下，襯着滿山野花雜卉，奼紫嫣紅，遠山含翠，近嶺凝青，越顯得天時融淑，景物幽豔。偶覺身上還在痛楚，想起前事，如在夢中。再往綠林盡處一望，一角牆宇，硃紅剝落，若有梵宇。四望雲林煙樹，巖壑泉石，無不依稀似曾相識。心想：「明明適纔和妖屍交手，霹靂一聲，便覺昏暗不能自主，怎會換了這個所在？莫不又是妖屍玄虛？端的吉凶難測。」

正在驚疑之際，忽聽神鵰長鳴示警。耳聽頭上飛劍破空之聲，一道烏光，直往身前不遠降下，現出以前兩次交手的青衣少年，一手拿着一張紙卷，一手連連搖擺，似要試探着走將過來。英瓊見妖屍黨羽跟蹤而至，又驚又怒，不問青紅皁白，手指處，劍光直飛過去。那少年早已防到，也不抵敵，先將手中紙卷扔將過來，滿臉愁容，將足一頓，破空便起，一點烏光，轉眼飛入雲中消逝。英瓊喫過苦頭，不敢窮追。那紙捲上面還包着一塊石頭，拾起一看，大出意料之外，甚是後悔。

原來那少年名叫莊易，本是與紅花姥姥同輩的異派劍仙可一子的惟一門人。祇因可一子早悟玄機，不肯濫收徒弟，爲禍世間，自知所學不正，難參正果，愛莊易資質，不肯誤他，祇傳了一些防身法術。兵解以前，莊易正因誤食澀芝，失聲喑啞。可一子與他留下兩封柬帖，吩咐到時開視，自有仙緣遇合。可一子兵解以後，莊易到時打開柬帖一看，上面寫着命他某日去到莽蒼山靈玉崖前，有一大洞，裏面有一個妖屍，守着一塊萬年溫玉。那妖屍生名谷辰，曾將自己一部道書盜去，窮兇極惡。後來長眉真人用七口神劍將他誅心而死。知他因得那部道書，已能變化幽冥，當時不能將他元神消滅，若干年後，仍要出土爲害，給他頸上鎖了一根火雲鏈，再用玄門先天妙術開叱地竅，將他屍身元神一齊封閉。那谷辰秉天地極戾之氣而生，與百蠻山陰風洞綠袍老祖心腸手段一樣毒辣。祇因真人飛昇在即，不及運用八九玄功將他元神煉化，出此權宜之計。當時曾經留下兩口煉魔寶劍同兩個預言，等妖屍地竅中煉得可以出土之後，自有能人前去除他。那妖屍雖能將火雲鏈煉得長短隨心，到底長眉真人至寶，有生克妙用，無法取脫，仍不能離開靈玉崖一步。再加他在地竅之內，日受地風，周身已成枯骨，雖然得了那塊溫玉，祇能使身上漸漸還暖，不能長肉生肌，須要本門百草陽靈膏，纔可使他還原。命莊易拿了陽靈膏同一封書信，假說師父被峨眉所算，死時想起谷辰該到出世之日，命莊易拜在谷辰門下，用陽靈膏堅他的信心，必蒙收留。祇須設法將他那塊萬年溫玉盜在手內，便不愁沒有機緣，得歸正果等語。莊易看完柬帖，依計行事。妖屍先要喫他生血，經莊易表明來意，交了書信，妖屍果然大喜，非常信任。他知妖屍厲害，那溫玉日常掛在胸前，雖然早晚有一兩個時辰回死，怎奈人一近前，便中邪倒地，不敢造次，祇得靜等機會。無事時，也常往滿山遊玩。

這日無心中發現洞前枯樹下有暗道，一時好奇，飛身下去，想探個仔細。先時穴徑甚狹，越走越寬。剛走到一處甬道，忽見對面飛來一道烏光，大喫一驚。知道後退已來不及，冒險用他師父可一子所傳收劍之法一試，居然收住。原來是一口龜形小劍，烏光晶瑩，鑒人毛髮，劍柄上有兩個「玄龜」篆字，知是一口上好飛劍。正在諦視，忽然滿壁紅光，

現出一個道婆，白髮飄蕭，高鼻大耳，手拄一根鐵柺。莊易見那道婆氣概不是尋常，以爲劍的主人追來，情知不敵，一時福至心靈，躬身施禮，便要將劍奉還。那道婆已看出他是個啞子，便對他道：「物各有主，果然不差。劍是你的，無須還我。我隱居在此已有多年，從無一人知道。今日正在丹室閒坐，瞥見一道劍光飛過，我認得那是長眉真人的七修劍之一，稍來慢了一步，已經落在你手，想是前緣。我看你資質甚好，雖然所學不正，人卻是一臉正氣。你口啞不能出聲，乃是誤服毒草，並非生來口啞。這後洞門戶原通靈玉崖，自從長眉真人禁鎖妖孽谷辰，倒轉山嶽，移動地肺，業已封閉多年，你竟能到此，必是妖屍業已出土。問你也說不出，你在此少候，待我去看看，或能助除妖盜玉的人一臂之力，也未可知。」說罷，便化成一道紅光，往莊易來路飛去。

約有頓飯光景，道婆飛回，手中拿着一封柬帖，說道：「長眉真人，纖微之事俱能前知，真不愧爲一派開山宗祖。你的來歷，我已明瞭。我現受長眉真人遺柬之託，說你奉有師命，準備改邪歸正。那溫玉你到不了手，自有能人來取。從今以後，可以息了你那盜玉之想，處處取那妖屍信任，靜候機緣到來。那盜玉的人，名叫李英瓊，是個少女，所用飛劍，是一道紫光。你祇須助她成功，必能歸到峨眉教下。此洞已與妖穴相通，我已不願居此。我近來也正嫌此洞幽祕，新近另闢了一座洞府，即時就要移去。這口玄龜劍，雖仗你師父所傳收劍之法將它收下，但此劍乃長眉真人當年親煉，異派中人能運用者極少。我現在先傳你口訣，從明日起，你可抽空去到外面崖頂練劍，還有別的機緣湊合。那妖屍也知此劍來歷，你回洞以後，不可隱瞞，可比手勢，說你今日閒遊，到山南一座破廟旁邊石洞之內，看見一塊畫有符籙的石碣，被你無心中將它推倒，便見下面陷一深穴。下去一看，石案上平列着七口異形的小劍。剛取得這一口龜形的，便覺天搖地動，雷響光搖，心中一害怕，連忙縱起時，祇見六七道五色光華，從穴中沖霄飛去。少時沒有動靜，再下穴去一看，除了這口玄龜劍當時拿在手裏外，餘下六口，俱都飛走。還要故意問他可知此劍來歷。妖屍聞言，不但不疑，一定另傳你用劍之法。你祇管陽奉陰違，每日仍來此地學習便了。」莊易已看出那道婆是神仙一流，早跪了下去，還未及請問法號，那道婆把話說完，化道紅光飛去。